

而立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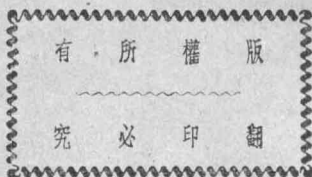
而
立
錄

劉春華著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一月一日出版

迅報叢書
第一種
而立集

每冊定價國幣壹元



著	校	發	出	總
者	訂	行	版	經
者	者	者	者	售
劉	嚴	高	上	大
春	獨	桐	海	風
華	鶴	百	迅	書
			報	社
			館	

呈獻給

嚴獨鶴夫子
陸蘊王師母



稿原及影近者著

序一

春華歷年來所作小品文字，散見於報章雜誌的也着實不少了。當然這都是他的心血結晶品，如今他把這些心血結晶品，彙集起來，印成一個小冊子，稱爲『而立集』，算是他三十歲的一種文字紀念。

在『而立集』將要發刊的時候，春華特地要我爲他作一篇序，並且說這篇序不必爲他捧場，最好能勗勉他一些『做人之道』。這話當然是很誠懇也很切實的，我也不能不給他一個誠懇而切實的答覆。

講到『做人之道』，範圍似乎太廣大了，其實也祇須握住要點，所謂做人之道的第一要點，就是這一個『立』字。孔子說：『三十而立』，正含有重大的意義。

拈着一個『立』字，當然會首先記起什麼『立德』『立功』『立言』，但每個人都要講究『立德』『立功』『立言』，又未免把調子提得太高了；就一般的情形而論，至少總須能夠『立身』，也可以說『立身』是做人的基本。有國而無以『立國』，便不成其爲國；做人而不能『立身』，便不成其爲人。

怎樣纔算得能『立身』？是要憑着自己的理智，擇定了自己的本位；又運用自己的力量，保持着自己的本位，這彷彿說做了一個人，最初的位置站在前或站在後，站得高或站得低，倒還不成問題。因爲站在後的也可以前進，站得低的也可以向上。可是既站在自己的本位上，却必須豎起脊樑，挺直身子，穩定脚跟。絕對不依賴別人的扶助，更絕對不可因受着了各種事物的引誘與打擊，而輕易動搖。反過來說，如果需要人扶助的，要輕易動搖的，就是不能『立』，就是不能做人。

春華確是一個能自立的青年，甚希望其此後仍能立定意志，立定脚跟，爲自身奮鬥；更進而爲社會國家奮鬥。潮流起伏，風雨飄搖，在大時代的轉變中，如果立脚不穩，偶一歛

側，便會傾仆；便會墮落。春華是會心人，必然能體味我這一番話；同時我也就不揣冒昧，便以這番話來作他的『而立集』的引子。

嚴獨鶴序於上海。廿七年十二月十五日。

序二

三十歲，是人生旅程上一個重要的關頭，所以俗語說：「人到三十無少年，」這句話的意義，就是說：人到了三十之年，是脫離了青春少年時代，另走上一個人人生旅程的生活方式。在這個時代裏，室家的重負，生活的壓迫，以及人情世故的逐漸了解。在不知不覺中，把青春少年時代活潑潑的「生活力」消耗殆盡，回首當年英氣蓬勃，真是如隔世之夢。因此，生活的第一要義，首在怎樣保持這活潑潑的生活力，並且使它隨着時間的車輪不斷地強大起來。所謂生活力，並不是不可捉摸的東西。從肉體方面說，健全的身體，自然是構成生活力的要件，說得到，做得到，便全靠健全的身體。從精神方面來說，堅強的意志，同樣也是構成生活力的要件。古人說：「精神一到，金石爲開，」便是這個意思。但堅強的意

志，必得建立在正確的人生觀與社會觀之上，才算得數，才做得用。健全的身體，和堅強的意志配合起來，才具體地表現出一個人的活潑潑的生活力。怎樣保持這樣的生活力呢？怎樣使這樣的生活力強大起來呢？這裏惟一的解答，就是鬥爭的生活，和生活的鬥爭。萬事萬物，都是從矛盾中發展起來。有了生活的矛盾和矛盾的生活，就是生活的鬥爭和鬥爭的生活。只有生活的鬥爭，才能克服生活的矛盾；也只有鬥爭的生活，才能克服矛盾的。生活。人生旅程中一點一滴的鬥爭，都不是白費的；即令鬥爭失敗，也不是白費的。這一點一滴的鬥爭，不但保持了這活潑潑的生活力，並且不斷地強大了這活潑潑的生活力。生活的矛盾沒有止境，生活的鬥爭和進步也就沒有止境。生活的鬭爭沒有止境，生活力才保持得住，才強大得起來。古今來許多學術上的成功者，在他們的研究過程和發明過程中，全靠保持着這青春少年時代的生活力，生活力永久活潑潑地存在着，才會達到永久站在成功的途徑。所以，觀察一個人的成功，要基於他堅強的意志和認識，看他的意志和對於社會的認識，是否建立在正確的人生觀和社會觀之上？我的朋友劉秋實先生，爲紀

念他三十歲的到來，特把他歷年所發表在報章雜誌上的論文和隨筆，編成一冊印行，名曰「而立集」。這集中所包涵的文章，皆是極湛精的人生觀察和社會民族的認識，我讀了以後，深佩秋實在三十歲前所成就的已這樣偉大，足見生活力的強盛，非常人所可及，以後發揚光大，定會對社會人羣有更詳盡更正確的生活指導，那末，在三十歲時所刊行的「而立集」，不過是一個發端而已。徐大風敬序於廿七年，十二月。

序三

做文章和種花一樣。種花的人看見自己手植的花，開得一朵朵的鮮妍美麗；心中一定非常的欣慰。劉君春華少年英俊，久已蜚聲文藝界，他的作品，富於熱烈情感；而愛國思想，尤能流露於字裏行間。近乃有而立集之刊，將其所作文稿彙付梨棗，這就等於種花的人，看見自己手植的花，一朵朵的怒放着，這是何等欣忭的事。近來青年思想隨潮流俱進，所作之文，亦應具有時代化。所謂時代化者，就是要抓着了現實而有一種朝氣的文章。我們希望劉君今後的文章，也能像玫瑰花一般的有刺激性；更其要像菊花般的有堅苦卓絕的精神。以劉君之虛衷努力，將來之進益，自不待言。由而立集而不惑集，而天命集，而耳順集，而從心所欲集。壽人壽世，前途又甯有限量哉？

一九三八年十二月。蔣劍侯序於新聞報。

序四

士君子立身處世，每當偃蹇，抑鬱，無聊之際，常以觀感所及，寄託於詩歌楮墨；以宣洩胸中不平之氣。或藉物諷世，以期有裨於世道人心。若乃以風雲月露之詞，寫誨淫誨盜之事，縱或傳誦一時，終必貽譏大雅；士君子所不取也。劉子春華，今世之有心人，亦今世之著作家也；以其學問心得，融貫中外學說，而發爲文章，長則千萬言，短則數十字，其於人生意義，莫不原始要終，繁徵博引，其致力之勤，蓋可見矣。試觀今世之人，欲橫流，甚於洪水猛獸，國際間則強凌弱，衆暴寡，乖戾之氣，充塞宇宙間者，不知伊於胡底？寢假既久，人類不幾於毀滅淨盡乎？卽不然，以今世之擾攘若此，環境之變遷如彼，復何生趣可言？獨君怒焉憂之，凡當觀感所及，藉物喻志，諸作品常刊載雜誌或報端，以期收移風易俗之效，顧恐日久

散佚，擬將以往所作精品，裒集成冊，梓行於世，因適值三十初度，卽名其集曰『而立』，誌不忘也。茲以付梓有日，丐余一言，余不文，謹於弁端書誌數語，藉以使世人知君著作，足爲普渡衆生寶筏，固非無病呻吟者，所可同日而語也。是爲序。

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南通唐伯熊。

序五

一九三八年夏，我已把書齋搬到大西路一宅小洋樓上，春華的公事房在樓下，這樣我和他晤談的機會多了。清晨或午後，他總啣着板煙斗踱上樓來一次，我們喜靠窗口坐着，窗外洋梧桐的枝葉是天然的綠色帘簾，室內很幽靜，只是蟬在窗外叫噪不休。春華在沉默中忽有所感：『這小生物想是耐不住煩熱的環境而有所呼籲吧。』

『是的，我們也可以認蟬之鳴，馬之嘶，獅之吼爲一種生之吶喊。』

『人類也有吶喊嗎？』春華反問，這反問似乎是故意而有含蓄的。

『怎麼沒有，無論在某一種或某一個階段的人，是都有着他們底吶喊的。只是在各個對方——就是不同的階段的人們聽來，或者會以爲某種吶喊是毋足輕重，不必注意，

甚至是多餘的。正因他們各個的生活環境所給予他們的壓迫和刺激相異，因之吶喊亦就不同，如互處異世，漠不關心了。只有一些遁脫世俗的所謂山人隱士之流，具有一種獨特的心境和人生觀，他們只預備在老松前煮茶，古廟裏敲木魚，石縫裏掘蘭以終其生，只有這樣的人是沒有吶喊的，從逐步的消沉以至於泯滅。」

春華笑起來：

「我不是山人隱士，我有過吶喊嗎？」

「我已聽得非常之多，而且不多天前你還說要把你的吶喊歸納起來，再播傳一下。他初而疑，繼而沉思，終於恍悟：

『哦哦……你是說我要把以往的那些雜感文印一本叫『而立集』的集子嗎，那些零零碎碎的東西，我想沒有出版的價值。』

我知道他是在一半歉虛，一半懷疑。一個從未出版過自己作品的寫作者，是會這樣猶豫着的。這時候需要有人在旁邊催促，激勵。

『爲什麼不能出版呢，一個人是不能過於卑薄自己的。』果然他的勇氣被提起來了。第二天一早他就挾了厚厚一包文稿走進我書齋來，他已決定把『而立集』出版，要我把他所有的稿子再剔選一下，爲着鼓勵朋友，我把這工作接受下來，可是開始未久，自己就病了。後來還是大蘇幫助完成，這一點我是抱愧的，沒有給朋友盡力。現在居然出版了，春華要我寫一篇序，就寫了這一篇，倒並不是自己有意表功，動機只是想記下『而立集』出版的始末。

我想這集子至少是一面觀察人生的鏡子，無論在著者或讀者，尤其在迫近三十歲的我。

陳亮·記於迅報編輯室·一九三八，十二，八。

序六

做人有清醒的時候，有糊塗的時候；當然也有清醒時候難得糊塗一次的，也有糊塗時候忽然清醒一會的；更進一步說，也有清醒時候假裝糊塗，糊塗時候謊說清醒的，這便是『世故』。假使一概而論之，那麼可說世故是隨着歲序增進的。

再說寫文章，依演繹法推論，便是『世故懂得多，文章也寫得好』。這一半是由於實生活的體驗相當富足，一半則關係學術修養上的所謂功候。著名的外國作家，如德國的歌德，英國的蕭伯訥，都是七八十歲的老頭兒，作品上却絲毫沒一些龍鐘態，字裏行間，全是朝氣，全是生命力，足證年齡和作品是有着緊密的連繫性，等於原稿紙旁邊堆得高高的參攷書。